

## 机器与重生

一脚油门，司机来了个急刹，车子停在苏州一个公寓门口。吴晓天的“演唱会”，被迫暂告一个段落。又或者，因为“机器”电量不足，他不得不终止。

如果吴晓天不开口讲述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“机器人”。更没人知道，原来抑郁状态也可以开和关的。吴晓天的家布置简约，跳跃的颜色，令他焦躁、不知所措。沙发线条流畅，刚好够窝进去半个身子。吴晓天招呼着，顺手拿起一个电视遥控器大小的白色充电器靠近右胸腔。

几秒钟，绿色指示灯亮起，无线充电器套在黑色网兜肩带里，束在背上开始充电，外形上吴晓天很酷，像极了钢铁侠。实际上，低电量带来的“极速坠地”让他安全感尽失。说明



吴晓天平时喜欢在小区里一个人唱歌。摄影 / 澎湃新闻 何错



吴晓天在表哥家玩猫。摄影 / 澎湃新闻 何错

书上显示的设备待机时间将近一周，但吴晓天仍然谨慎戴好充电器。满电，对他来说，就像一个无形之手，在关键时刻托举住他。

充电的东西藏在右胸腔里，一个神经调控装置，有两个硬币大小，也叫“脑起搏器”。它连接着两条电极，从胸前的装置延伸到耳后，再从后脑延伸到大脑前侧，穿过大脑前端的神经核团。每条电极线像两条灯带，打开起搏器开关，16个靶点如同灯一般亮起。

当电流刺激神经时，类似于持续电流对大脑紊乱的电流的重新整合，让其变得规律且正常，吴晓天的抑郁症状也随之消失。

控制脑起搏器情绪起伏的是一个App，吴晓天点开，远程调控脑起搏器的刺激模式，程序组1是休息模式——“类抑郁模式”，程序组2是工作模式——“抗抑郁模式”，关机，则直接进入吴晓天自身的“重

度抑郁模式”。

开机与关机，体验的几乎是两种不同人生。白天，吴晓天将机器调整到“工作模式”，电流接通瞬间，他有了正常人的喜怒哀乐，整个身体被一股力量托举，肌肤与细胞仿佛被激活。往常提不起兴趣的事情，也开始变得有趣，兴奋到点上，吴晓天甚至还呼朋唤友打两把游戏。

夜晚睡觉前，他有些紧张，长吁了一口气，闭眼切换了按钮，白天的快乐消失，心境莫名低落，眼底的神采也暗了下来。只见吴晓天五官收紧，身体蔫了下去，瘫在椅子上。情绪“困兽”攻占了一部分他的领地，他本能回避，不愿在那个模式下多停留一秒。

半夜朦胧中醒来，吴晓天会再次启动“工作模式”，装置灯闪烁的瞬间，他会暗示自己，这代表着有一股强大生命力的注入。“现在，脑起搏器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了。我很享受术后的人生，只要有效果，装置戴一辈子也没关系。”

当被问起，是否会过度依赖装置，甚至被其所束缚时，吴晓天随性地笑了笑说，这16年，他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生命力，过得太苦了。远离痛苦，是他现阶段活下去的唯一意义。“它能带我走出泥潭，我已经感恩戴德，还奢求把它拆掉？不可能的。我不想再回去了。”

“重生”手术那天是2022年1月18日，吴晓天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，听着机器里心跳怦怦的声音，昏睡过去，醒来，他被护士推入病房，变成了公众口中的“机器人”。作为瑞金医院多靶点联合刺激脑机接口技术的第十位临床实验者，吴晓天的编号是10。

